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道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作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克王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社重威使無反漢拒

廬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

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



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  
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  
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  
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  
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  
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  
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  
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

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  
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  
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  
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  
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  
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  
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  
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



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  
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  
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衆以為  
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  
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  
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  
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  
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  
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

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祔遣使者召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  
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  
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  
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  
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  
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  
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  
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  
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  
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  
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官劉承規  
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  
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  
有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  
事又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

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  
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  
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  
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  
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問吉  
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疾一作如  
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  
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  
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  
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用拜太  
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馬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少一作傳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  
嫂謹與其弟旭相相一無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一作盛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一為銘詩昭示後世一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所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

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塋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轂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轂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



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

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

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

學問一作始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

公安撫江西南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

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

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

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

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

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克集賢校理明年遷著



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  
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  
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  
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  
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  
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克景靈  
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  
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  
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  
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

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  
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  
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  
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  
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  
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  
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太興學  
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  
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  
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  
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一字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  
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  
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克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  
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出

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督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  
公之力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  
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  
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  
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  
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  
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可  
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  
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穎



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克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

而巳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成

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

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孟氏屯

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

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

有二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



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  
嗚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轂以振  
公之顯轂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未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  
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  
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



誤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誤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  
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為正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都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御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



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  
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  
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  
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  
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徒知  
一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  
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  
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  
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  
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

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  
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  
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  
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  
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  
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  
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  
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  
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  
擊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徒知



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  
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  
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  
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  
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  
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  
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  
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  
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  
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  
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  
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  
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出字又  
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  
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  
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  
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



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  
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  
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  
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  
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  
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  
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  
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  
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塋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  
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

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  
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  
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  
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  
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  
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  
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

紀一作

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

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

邗一作邢

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

超徼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

一有中書令

追封魯國公謚



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  
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  
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  
使次曰咸度一作度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備庫  
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轂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興襄公既塋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轂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闕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塋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克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䟽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乂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乂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博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馱兵乂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  
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  
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  
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



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

一本作右領軍

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

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持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



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  
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  
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  
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  
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  
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  
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  
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  
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  
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

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  
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四  
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  
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言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河南密

此下一有縣字過險一作險號其軍一作號令

其能捕一作敢捕

余襄公碑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本如此兵馬鈴轄

鈴字上一有碑字某甲子一作酉成山一作成家山猶留猶字上一有然字

某衛將軍一作州刺史嘉之一作喜之廣東西一作南東西入海一作

同太常寺太祝一作理評事皆適士族一作外郎郭師愈次適

屯田員外郎孫邵次適宿州觀察支使周熊次適秘

書省校書郎章惇裕次適越州上虞縣主簿張元淳

一尚孫男四人一作隆太常寺奉禮郎嗣徽嗣光嗣立嗣

京未右石本所書校集本加詳蓋刻時所增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次湯文忠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

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  
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  
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  
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于酒然



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父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未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一

皇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

諷以言見牽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

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

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

平生趣一作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

盡忻歡一作歡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

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

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

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

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

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

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

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

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

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



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具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字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字無吏部考一字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壁州

疑獄旣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

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

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

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

萬家

一本有居三年

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

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

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有府字未行契丹兵指邢

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字無趙守

一當守邢以扞冠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



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  
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

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隧以求君之揚賜一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政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者一作以求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  
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旣見之銘而其  
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  
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  
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  
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  
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  
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  
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  
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  
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  
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  
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亾使吾無所告依而生  
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  
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  
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  
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



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  
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  
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  
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  
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  
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  
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  
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

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  
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  
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  
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  
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  
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  
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



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一作穀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一作惜而止之君曰我

豈又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疆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  
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  
司氏求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  
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  
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  
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  
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旣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日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衛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大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一無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大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某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

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山水竹林一作葱竹茂樹竒花惟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



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

一作察推

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

有一

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哀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

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記於

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

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脩撰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為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停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然無

連處士墓表連處士此下一有者字

張屯田墓表奉其疾三字上有時字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清原卿原一作源



